

在安丘一家洗姜厂内,工人正在忙碌。
本报记者 吴凡 摄

无论现代农业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,现实中农产品种植里仍无法摆脱的“靠天吃饭”的宿命,而这个“天”,已经从自然因素向市场因素转变。所以同样,政府宏观调控也成了规避“菜贱伤农”的关键因素。

尚未上市,已经愁销了

今年霜降已过,大规模的潍县萝卜即将上市,寒亭区黄埠的400余户村民却已经开始担忧今年的销路。去年这个时候,客户的订货电话早响个不停,但今年却一个电话也没接到。

在靠近健康街的一大片萝卜地里,村民王洪涛正在准备给萝卜撑棚盖膜,他在村里是种萝卜、西瓜的大户,今年家里近10亩地全部种了萝卜。望着个头已经长成的10亩萝卜地,王洪涛却犯了愁。去年霜降之后,他早应该接到很多客户的订货电话,但今年霜降都过了好几天了却没接到一个电话。经历了今年西瓜滞销后的王洪涛,对今年萝卜的销路也倍感担心:“千万别跟西瓜一样滞销了,这样折腾不起”。

其实早在今年6月份,黄埠的2000亩西瓜在销售季开始也遭遇了滞销的情况,但在媒体的帮助下总算度过了难关,不到三天的时间,2000亩西瓜被一抢而空。村书记说萝卜和西瓜不同,西瓜销售季就那么几天,卖不出去就只能烂掉,所以客户基本上都是销售季的时候才打订货电话,但萝卜不一样,大规模上市之前就应该提前订货,一般往年霜降之后,村委的订货电话早就被打爆了,“1000亩的萝卜根本不够卖的,可今年情况怎么变了样?”

无独有偶,寿光市侯镇刘家官庄村的果农们好不容易盼来个“大年”,哪知确实丰收了,却因无人收购,200多万斤苹果至今滞留在果园里。

在村民刘炳林的果园里,果园中间的空地上堆满了“印度”苹果,刘炳林和几个村民正望着苹果发愁,一边讨论着销路问题。仅这些摘下来的苹果就有3万多斤,由于一直没有人来收,树上的苹果不敢再摘了。但这不是长久之计,苹果再在树上挂几天,就会长斑,影响卖相和口感。

“这两年人工费、化肥的费用都在上涨,成本年年加高,平均每棵果树这一年的投入都要上百元。”刘炳林说,这个果园他一年投入就要四五万元,他和妻子雇不起人,一切只能亲自动手。

“到现在都没见到收苹果的车过来,”刘炳林说,往年这个

时候,收苹果的车就等在果园外了。今年全村的果农也就见了一两辆收苹果的车,而且价格压得特别低,去年一斤两块多,今年一斤只有一块三四,“这个价,我们今年全都要赔钱。”

与萝卜和苹果相比,白菜则更是遭遇滑铁卢。自2010年,白菜价格便从未抬头,临沂菜商陈爱伟亲身经历了近几年白菜价的持续走低。

据陈爱伟介绍,他出售的大白菜都是从平邑农村收来的,虽然经过了交易,但是一车白菜还是会剩下不少。说起现在的白菜价格,陈爱伟形容自己哭都来不及了。他交易前的七八天就开始从当地收购大白菜,按照当时的每斤六七角钱的市场价,收购价格为每斤四毛。但当年,寿光农产品物流园大白菜的交易价格平均为0.4元/斤,像陈爱伟这种好一点的也才在0.5元/斤。“这个价格就是在赔钱啊。”

“泡沫”辉煌缘何而来

回顾这些曾经带来疯狂受益的农产品,曾经价格走高的辉煌时刻依然吸引着不少农民对他们不离不弃,但这依然无法改变农产品市场价格总体走低趋势,农产品短暂“泡沫”般的辉煌俨然成了今天农民种地博弈失败的最根本原因。

今年春节期间,一向作为炒菜配料的大葱,如今又有了一个新名头——“向钱葱”。春节过后,大葱零售价从2元/公斤左右涨到如今的10元/公斤,跻身“贵族菜”之列,而今年的葱价比去年同期还上涨了286.4%。

是什么让今年的大葱噌噌上涨,风头甚至直逼当年的“蒜你狠”、“姜你军”?是否又有游资炒作兴风作浪?葱农们收益几何?

2012年年初,在潍坊市一家超市,大葱的价格为每斤5.38元,这还是超市的优惠价。目前山东省点的大葱卖到了5.8元一斤,比地头的价格翻了一番还多。葱价在春节期间被推高,随后一直呈上涨趋势,而中间成本成了让大葱身价翻番的主要原因。

今年3月19日,在安丘姜蒜批发市场,当日的大葱批发价格为每斤2.4元至2.8元。当天刚

在农业市场晃晃悠悠探索的时候,政府可以做的有很多

期待中的调控

本报记者 李小凯 周锦江 李晓东



愁销的萝卜种植户,为今年的市场发愁。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

从地头拉了一车葱的经销商刘振声等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卖出去,他一周前以1.9元每斤的价格收购,这几天葱价一直在涨舍不得卖。刘振声说,除去车和人力开销,一斤葱卖到2.1元就能赚钱,当天最高能卖到2.8元,但是基本上得把葱叶子扒完了才行。

在潍坊南下河市场,大葱每斤的价格多在5元上下浮动,便宜一些的可以低到4.5元每斤。销售商刘先生说,他的葱是从寒亭拉的,中间已经经过至少一道手,价格涨到3.7元,他需要雇人搬葱,开车去拉,如此下来葱价已经到了4元左右。记者看到,车上的葱带着枯叶,如果要上摊销售会去叶扒皮,价格自然还要上浮几毛钱。“我不能白干吧,多少得挣点”,刘先生坦言,现在油价、人力什么都涨了。

物流和人力成本的层层加码,高价菜被各环节“揩油”也让菜价无法“淡定”。而在寿光物流园,2011年找个人一天80块钱就干,现在至少得100元,如果碰到个别难弄的菜,这个价钱还得涨。而这只是小头,大头还有中间利润,而且菜价越高这个中间利润就越高。比如一斤两毛钱的菜,除去成本利润能有一毛钱的利润就不错了,但是如果六七块钱一斤的钱,除去成本每一个环节可能都会被抽取高额利润,

对农业的中长期气候研究和预报。农业主管部门也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,及时采取应对措施,帮助和引导农民调整蔬菜种植品种、种植量,趋利避害。建立蔬菜“储备库”,防止菜价暴跌暴涨。政府适当储备“过剩”的蔬菜,可以保障蔬菜生产者利益,也能在淡季平抑菜价保障消费者利益。同时,不少菜农们还建议:政府像在粮食市场那样,在蔬菜集中上市菜价大跌时,采购适宜库存的蔬菜短期储备,淡季再投放市场。

另外,从目前的情况看,种植白菜、青椒等“大众菜”的菜农损失惨重,种植彩椒等“高档菜”的菜农收入还是不错的,菜农应该转型种植“高附加值”的蔬菜品种。但是种植“高档菜”对菜农的要求很高,需要资金,需要技术,还需要市场渠道等等。很多靠自留地种菜糊口的农民根本做不到。

《金融时报》的撰稿人王泽基曾撰文指出,中国物流成本高自然有其自身发展的原因:和发达国家比,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制造业发达,制造业发展需要服务业的支持,供应少需求高,自然成本价格会比较高;菜农多分布在偏远、交通设施不完备的地方,而国内又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物流管理体系,各个部门分管一摊,沟通成本提高;地方保护,进一步降低效率,跨省运输费用极高;政府管理部门和大部分物流公司缺乏信息管理技术,调配成本高。但是这些问题不是靠打压物流公司,对物流收费价格管制就能解决的。基础设施,信息技术和政府管理结构不能提高和改革,单给物流公司限价,就只能毁掉这个发展非常快的行业。更重要的是,如果限制价格,物流公司就可能不做长途或偏远地区的生意。这对发展相对贫穷的中西部一点帮助都没有。

指望“看得见的手”

蔬菜集中上市,部分农民蔬菜卖不动或者卖不出好价钱,增产反而减收。很多人说这是因为流通成本过高。当前国内蔬菜的物流成本已经占到了最终菜价的三分之二。当然农产品流通不畅,供应链过长,中间转手次数过多导致成本高,这推高了城里人买菜的价格,进而减少了对蔬菜需求。如果进一步降低本来就很低的蔬菜收购和批发价格,菜农和消费者两边都损失。

安丘市凌河镇于家水西村的于希民说,农业现在还得“靠天收”。气象部门应有针